

民俗采风

宴请新媳妇

叶展韵

我的家乡在牙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。早年在我们那里有个习俗,本家(五服之内)已经定亲的小青年,未婚妻夏天来“出六月门”(指阴历六月六来做客),本家的亲属都要宴请她;正月的时候,要请本姓中头年刚结婚的新媳妇。

一

炎热的夏天里,家家户户都是烧火做饭。每家都盘有两个大锅灶,炒菜做饭,全依仗大锅。锅底的火苗又红又旺,锅里翻炒的菜香味扑鼻。炕烧得火热,人坐在上面如坐针毡。好在家家家户户建有平房(水泥平台顶的屋子),吃饭的时候不是在院子里吃,就是在平房上吃。宴请新媳妇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,白天要山上干活,晚上有时间。

记得堂兄定亲不久,其未婚妻来“出六月门”,母亲在第一天晚上宴请她,是在平房上吃的饭。母亲从山上回家的时候,正是暮色苍茫时分。燕儿已归巢,月儿洒下满地银色的光,性子急的星星已张开蒙眬的眼睛。母亲赶快调面做手擀面。吃面条是有讲究的,意思是面条长,能“缠”住新媳妇的腿,这样新媳妇就“跑不了”,这门亲事就能成。这寄托了乡人对幸福美满婚姻的美好愿望。菜呢,除了有肉和蛋,还有鸡和鱼。“开口鸡,闭口鱼”,是乡人待贵客不成文的规矩。家里有贵客,第一道菜是鸡,最后一道菜是鱼,这样方能显得待客隆重真诚之意。

由于堂哥是刚定亲,二人还未去民政部门登记领结婚证,母亲让我们称呼其未婚妻为“大姐”,这样显得亲热、亲切。大姐个子高高的,穿着白底印花的确良衬衣,裤子是浅蓝色的,头上绑着一对小辫子,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熠熠生辉,如一对宝石。大姐心地善良,举止娴雅,一说话就会露出甜蜜的笑容。她亲切地称呼我们“小弟”,声音温柔绵甜,我的心里像喝了蜂蜜水一样甜。等到年底堂哥结婚了,来年正月宴请新媳妇时,我们就正式称呼她为“大嫂”。从称呼上来看,“大嫂”似乎比“大姐”距离远了一些,但是实际上关系却更亲近了,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
二

印象最深的还是正月里宴请新媳妇。大集体的时候,村里二百多户人家,本姓有来往的人家,每年结婚的有五六位年轻人,家家户户每年正月都要宴请新媳妇。跑腿去请新媳妇的任务自然是落在小孩子身上。小孩子在大街小巷里走着,脚底下踩着厚厚的白雪,清晰而又响亮地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这个时候也就忘记了寒冷。

到了娶新媳妇的叔叔伯伯家里,就对婶子大妈(伯母)说道:“俺妈叫俺嫂子到俺家去吃饭。”于是新媳妇赶快梳妆打扮,穿着红彤彤的新袄新裤。然后小孩子在前边引路,新媳妇跟在后面,小孩子的心里充满了不可

名状的快乐和喜悦。天空中雪花飘飘,新媳妇的满身大红衣裳映在冰天雪地,如一枝扑鼻香的梅花儿傲立雪中,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每年冬腊月,村里年轻人结婚的比较多,宴请新媳妇的日子一般在头年腊月都要排好号。婆婆家里要记清楚,哪一天早晨谁请,中午谁请,晚上谁请,等等。家家户户一般都是将本姓的几个新媳妇凑成一桌,这样新媳妇互相之间就认识了,和请客的人家也熟悉了。既认了门,以后见面又方便称呼,知道该叫叔叔伯伯的叫叔叔伯伯,该叫婶子大妈的叫婶子大妈。如果出现两家同时要宴请这个新媳妇的情况,一个就会说道:“我都请了谁谁谁,就差她一个就齐了,你让给我吧!”那么另一个只好让给对方,谁叫都是自己本家的呢?这点方便还是要给的。当然了,宴请新媳妇不仅是本姓的,有的人家连外姓的关系比较好的也会宴请,这也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“朋亲”。

初一拜年的时候,只要是新媳妇到谁家拜年,那么这家就要在正月宴请这个新媳妇,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。新媳妇是最高贵的客人,不论新媳妇到哪家拜年,人们都会给予新媳妇最大的热情。

三

二哥到了提亲的年龄,邻居把村里一户人家的女儿提亲给二哥。孰料,我家的远房姑姑和女孩家是邻居,同时把女孩提给了村里另一户人家。母亲很是生气,从此两家的关系有些疙疙瘩瘩,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。远房姑姑的大儿子腊月结了婚,大年初一早晨,姑姑早早地领着新媳妇来我家拜年。母亲先是吃惊,转而赶快下炕,把家里最好的糖果点心拿出来,热情招待新媳妇和姑姑。初六晚上,母亲特地宴请了姑姑的新媳妇,两家的关系从此和好如初。

我结婚的那年正月初一,领着妻子到本姓人家挨家挨户地拜年。不管是到了哪一家,大妈(伯母)婶子姑姑嫂子等都会热情地拉着妻子的手,叫她上炕坐坐。香喷喷的炒花生、甜丝丝的糖块、白白的爆米花,以及颗颗饱满的香瓜子,还有那热气腾腾的浓香茶水,乡人的热情招待令妻子受宠若惊,感觉自己享受到了国宾的待遇。初五我们就回县城上班了。二月二回家,母亲对我说道:“我顶替你媳妇吃了一正月的好饭。”因妻子回城上班,乡亲只好宴请母亲来替代新媳妇了。这淳朴的民风令人温暖。

去年腊月,妻姐在西藏工作的儿子回家结婚。我问妻姐,村里宴请新媳妇的人家多不多。妻姐有些遗憾地对我说道:“哪里有人请?这多少年了,村里早就没有人请新媳妇了。”

真是没有想到,宴请新媳妇的习俗已经悄无声息地泯灭在岁月的长河里了,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宴请新媳妇的那些旧时光里的往事,留给人们的只剩下无尽的回忆和怀念了。

乡村记忆

1985年的牛粪

于心亮

1985年,我读初一。这一年,我们的学校改为水校,培养水产养殖人才,而且还承包一个鱼塘,用于养罗非鱼。——罗非鱼?这可是个新名词,我们都很好奇。老师说,这是外国鱼,方形,不挑食,什么都吃,而且还很能吃,长得也很快,是发家致富的优选鱼种。

说话间就到了暑假,学校要求我们去捡牛粪,每人二十斤,多了奖,少了罚。我们问:“鸡粪鸭粪行不行?”老师说:“不行,必须是牛粪,弄虚作假者双倍罚!”我们问:“罚什么?”老师说:“罚抄课文。”我们又问:“干粪还是湿粪?”老师说:“干湿都行,总之是牛粪!”

放了暑假,我们就四处琢磨着去拾牛粪,却收效甚微。我爸说,拾牛粪得讲究个时候,比如早上牛上山干活,傍黑牛干完活回栏,这时去路上拾牛粪就很容易。结果,不光我爸会支招,同学的爸妈也会支招,我们在路上碰见了,往往为了一泡牛粪你争我吵,文明点的就猜“剪刀包袱锤子”来定牛粪归谁,不文明的就干脆扭打起来。我就另外想招儿,割了一篓子草去张大蛤蟆家,他养了两头牛,让他把牛粪留给我。结果我去了,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都割了草在那排队等着……你也喂,他也喂,牛不吃就扒开嘴使劲往里撬,把张大蛤蟆的牛害得都肚子胀气了,惹得张大蛤蟆拿着铁锹满胡同来追撵喊打!

把我愁得呀,嘴上都长了燎泡,吃不下饭了。我妈说:“去找你大舅吧,他养的驴,有粪。”我说:“老师说要牛粪。”我妈说:“都是吃草畜生拉的,什么粪不行?”我说:“不行,你的话不好使,我要听老师的,老师说要牛粪,我就要捡牛粪。”我妈妈哼哼地骂我说:“真是大闺女要饭——死心眼儿!哼哼,你要开动脑筋想办法!”

我一想,我妈骂得对,我开动脑筋,心想:把几个驴粪球放一起用铁锹拍扁了,不就能冒充牛粪了吗?我开心得骑上自行车跑了近10公里,到了我大舅家,一说,我大舅摇着脑袋说:“不妥不妥,学校里要的是牛粪,咱们就要老老实实去拾牛粪,不能弄虚作假。”我沮丧地说:“那咋办,难道你的驴能拉出牛粪来?”大舅说:“这算个事?跟我来!”

大舅领着我七拐八拐地来到一户人家。大舅喊:“徐二拐,在家不?”屋里出来个人说:“干什么呀‘单口喘’?”我大舅说:“俺外甥……你叫舅爷。”我喊了那人“舅爷”。我大舅继续说:“俺外甥学校养罗非鱼,让学生勤工俭学拾牛粪,你给弄二百斤!”我忙说:“二十斤,二十斤就够了。”我大舅说:“二百斤,老师说了,多了奖,少了罚,难道你不希望你孙外甥得个奖状?”舅爷挠挠头说:“我夜来过晌刚把积攒的牛粪送去喂田了,要不我再划拉回来?”我大舅扭头问我:“你们啥时候交牛粪?”我说了时间。大舅又扭回头去说:“赶趟儿,你现在就给你孙外甥攒牛粪,200斤,一斤也不能少,让你

的牛使劲使劲拉,牛拉不够,你拉。记住,谁来要牛粪也不给,你要是给了,咱俩就绝交!”

布置完了任务,大舅就让我回家。说了半天话,他又喘得不行了,蹲下身掏出烟袋荷包,要和我舅爷鼓几袋烟再走。我问:“什么时候来拿牛粪?”我大舅说:“这不用你管,等攒够了牛粪再说!”

我欢天喜地地骑车回了家,中途去了几个同学家,探访了他们拾牛粪的情况:张彩霞在哭,因为她拾的牛粪被他爸偷着用了;唐波吊着胳膊躺在炕上哼哼,因为他去掀牛尾巴观察什么时候拉,被牛角顶到空中去了;张建国捏着烧红的钢针给乌紫的指甲盖儿放血,因为他拿锤头往一起砸羊粪蛋冒充牛粪饼,砸着手指头了……我开心地说我的牛粪解决了,惹得他们怒骂声一片。回了家,我妈又接着骂我——回来路上太得意,我骑到沟里去了。

即使有了大舅的保证,我也不敢掉以轻心,中途去大舅家问进展。大舅说:“徐二拐给牛都套上了粪兜子,连牛尿也积攒了起来,四大桶够不够?”我说:“老师只让交牛粪,没说要交牛尿。”我大舅说:“没关系,牛粪给鱼当饭,牛尿给鱼当饮料,这奖状咱一定要得到!”

到了往学校交牛粪这一天,一大早,大舅拍响我家街门,我问:“二百斤牛粪送来啦?”

大舅叼着烟袋锅说:“二百斤?恁客气!”

大舅一挥手,我就看见了舅老爷的牛车、大舅的驴车、二舅的马车、三舅的骡车,每个车斗上都装满了牛粪……我都吓傻了,问舅老爷:“你的牛这么能拉?”舅老爷说:“哪能呢?这是我和你大舅把全村的牛粪都划拉起来了,够不够?要是不够的话,我们再去别的村里拉!”我忙说够了够了,跳上大舅的驴车,前头引路往学校赶!

大舅的粪车队引得所有人来看,我骄傲得把手都背了起来。我大舅问老师:“我外甥,能得奖状不?”老师说:“那是必须的!”我大舅满意地点点头,然后一挥手:“卸车!”几大车牛粪“轰轰”地就倒进了鱼塘,其他同学也把过完秤的牛粪往里倒,水面立刻浑浊起来,老师喊:“够了够了,不用再倒了,再倒就要把鱼撑死啦!”但同学们哪里管,好不容易辛苦了一暑假拾到的牛粪,哪能白白浪费呀,大家围着鱼塘,不由分说全都倒了进去……

后来呢,鱼就死啦,白花花地漂了一池塘。

我们都以为鱼是撑死的,其实不然,老师说鱼塘里的牛粪太多,水都变成粪汤了,罗非鱼无法呼吸,最终全都被憋死了。后来我说给大舅听,大舅说:“哼,中国鱼不养,偏去养外国鱼……对了,你得了奖状没?”

我撒谎说得着了。大舅说:“嗯,鱼死和拾牛粪是两码事,这个必须要分清!”

大舅很满意。